

◇祁红燕

在临夏，不必远行

这是一座我从几时就生活着的城市，从小学到高中，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了这里。

也曾向往大城市的繁华，向往地铁穿梭时呼啸而过的速度感，向往凌晨三点还亮着灯的便利店，向往音乐节上万人的合唱，向往写字楼落地窗外的璀璨夜景，向往周末逛不完的展览和剧场。那些被滤镜包裹的画面，在手机屏幕里闪烁，像一座座发光的岛屿，引诱着我出发，也许远行是年轻的悸动，但当成年后的我们去了很多远方，却慢慢发现故乡才是心底最温暖的存在，不论你走了多远，是否风光，它会永远在那里敞开双臂，迎接每一个回家的人。

今天，当我在夏日的晚风里，散步在蝴蝶桥的花间小道上，驻足听着湖边乐队的弹唱，看夜晚的灯光在水面上闪烁，看着街边青年集市上琳琅满目的小吃、文创、鲜花，空气中弥漫着小朋友们吹出的彩色泡泡，此刻的城市，充满了梦幻、浪漫与活力。在临夏，不必远行，当下的生活便已足够美好。

不必去草原，站在耳子亘梁满眼绿色的草地上，瞭望远处山坡上洁白的羊群，太子山雪峰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像一位沉默的白发老者看着这方水土的千年烟火。头顶的云朵在瓦蓝的天空慢慢游走，风里裹着青草和野花的香气，不远处山坳里错落着白墙红瓦的村落，屋顶飘着淡淡的炊烟。再也不必挤着人潮找最佳观景位，随便找一块柔软的草地坐下就能发一下午呆。在这里更不必追赶，不必焦虑，连呼吸都跟着山风慢了下来，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彩虹布拉克。不必远行，抬头就是触手可及的诗意。

不必去海边，黄昏时分站在东干码头岸边，刘家峡水库在这里铺展开来，湖水清得透亮，像把一整块天空揉碎了融进水里。岸边的树木在水中生出枝丫，寂静的水面上偶有船只驶过，在夕阳下泛起金色的涟漪，偶尔还有鸭群慢悠悠地游过，湖对岸，百里丹霞赤红一片，赭石与橙黄层层叠叠，透着神秘又炫目的光。在这里，有独属于临夏的浪漫。

不必去江南，八坊十三巷的转角处，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头顶葡萄架漏下碎金的阳光。往巷子深处走，匠人正在工作室低头捏着一团红土，手指翻飞间，一个憨态可掬的娃娃渐渐显形，眉眼弯弯；隔壁案板上摆着蛋壳雕刻，薄薄的蛋壳上竟刻出了一整幅牡丹图，每一片花瓣都透着光。那些细小的、安静的美，是在指尖一寸一寸生长出来的。小院的天井里种着细竹，主人端来一碗三炮台，春尖、桂圆、冰糖、菊花在滚水里层层舒展，像把整个夏天的滋味都泡了进去。

最让我心动的，还是这座城把厚重过成了日常。傍晚时分，红园广场上聚满了人。老阿爷们在树下下棋；阿姨们排成方阵，跳着欢快的锅庄舞；东乡族小伙吹着口哨，在人群中穿行。卖甜醋子的推车飘来醇香，摊主舀起一勺乳白的汤汁，笑着说：“尝尝，咱们临夏的甜，是发酵过的，后劲足着呢。”——这后劲，大概就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相互浸润、彼此成就的滋味。

不必去遥远的异国寻找风情，临夏的砖雕、木雕、彩绘，每一刀每一笔里都住着匠人的魂；不必在书斋里空想哲思，坐在东郊公园、红园的廊下，看光影在百年牡丹上缓缓移动，便懂了什么是“静水流深”。这里没有凌晨三点的便利店，但有清晨五点半的牛肉面馆，第一锅汤刚滚开，香气从门缝里钻出来，便把整条街叫醒；这里没有地铁呼啸的速度，但有骑电动车穿过老城的悠闲，风贴耳拂过，能听见路边樱花树下棋的落子声。

今天，当我坐在自家阳台上，看落日把西边的天空烧成玫瑰色，突然觉得，原来我向往的所有远方，都悄悄在这座西北小城里落了户。它没有把浪漫放在橱窗里展览，而是把它揉进了每一缕炊烟里，每一声晚风里的回响里，每一朵河州牡丹的花瓣里。如今这座城市正年轻着，以它朝气蓬勃的姿态生长出我们喜欢的模样，不必远行，在这里——临夏，就有我们最想要的生活。

◇马莉莉

一炉晨火，盛夏清欢

盛夏的清晨，天色干净澄澈。我和朋友们一早出发，赴乡间农家小院去吃地锅锅。

没有燥热，风里裹挟着山野独有的凉意，丝丝浅浅，沁人心脾。乡间草木葱茏，农家院里的藤蔓上凝着层层细密晨露，空气里萦绕着淡淡的湿润水汽，清新又静谧。

地锅锅煨好后，农家主人将地锅锅用过的余炭，归整拢在一旁的火盆中。赤红的炭火静静蛰伏，袅袅升起细碎暖意，在微凉的清晨里格外温柔。山野湿气有点浓，这一炉烟火，恰好慢慢驱散着潮湿，让人浑身舒展松弛。

看着温热的火盆，朋友突发兴致，笑着提议，不如借着这盆余火，就地烧豌豆可好？纵也不负这清晨山野的温柔景观。我们几人闻言满心欢喜，欣然应允。

盛夏的农作物长势繁茂，藤蔓肆意蔓延，挂满了饱满剔透的豌豆荚，一个个圆润透亮，叶片上还沾着未散尽的露珠，带着山野最纯粹的鲜活与清甜。得到农家主人的允许后，我们几个俯身穿梭在田边上，轻轻摘下熟透饱满的豌豆，无需繁复处理，只带着一身薄雾与草木清香，平铺在温热的炭火之上。

炭火缓缓炙烤，丝丝烟火升腾，不仅慢慢烤熟了鲜嫩的豌豆，也一点点烘干了摘豌豆时露水濡湿了的衣角。微凉的风搭配火盆暖暖的温度，不燥不



◇程正明

七月游唐汪

好友约我游唐汪，实为让把杏子尝。唐汪杏子品质好，美名早就天下扬。

曾在河州二十年，梦中经常在思念。看到唐汪大变化，心潮澎湃泪涟涟。

中央脱贫攻坚战，高屋建瓴挖穷根。解决乡村水电路，特色产业聚财富。

唐汪杏子虽有名，过去无力搞经营。现在路通信息通，杏子真正出了门。

网上销售已常态，游客慕名如潮涌。

树下随意摘杏吃，欢声笑语遍山村。

桃李带动旅游业，唐汪兴旺已成真。农户用上自来水，家家楼房式样新。

山村到处农家院，东乡美食样样鲜。村落整洁又大气，绿树环绕让人美。

不只唐汪变化好，东乡全县新面貌。过去最穷贫困县，今天翘首朝前跑。

新的时代新征程，全凭党的好领导。十五规划开新局，强国复兴在今朝。



◇崔云琴

和解书（组诗）

潮汐树

我要长成一棵树
在你的掌心
在你的胸膛上
每一个分叉
每一次奔突
都是身体与思想
在碰撞
我渴望流入大海
又想与你
耳鬓厮磨
我注定是个贪心之人
注定要用整个冬天
封存我们的爱

白首相认

河流在山的
臂弯里，优美转身
当一丝清凉
漫上脚背
我是悬挂在你枝头
那未落的果

作为一根肋骨
这些年
我一直靠想象续命
留在路上的
是两个孤独的剪影

当暮色吞下落日
冰凌融化成水
我愿意在一场雪后
与你白首相认

和解

不必再寻安身之处
也不必等候水落石出
心绪翻涌的刹那
心底有另一个声音：
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
黑夜滋生的诗行
透出月光的清冷
头顶风霜，踏过千万沟壑
终于同自己
握手言和
同缺憾，同所有虚无
妥协

◇焦玉洁

家的味道

动物们都有窝，就像人类有自己的家。窝有窝味，自然，家也就有家的味道。虽然，不同的家有不同的味道，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每个家中，妈妈的味道就是这个家的味道。然而，一旦妈妈逝去了，这个家的味道便暮然消散，剩下的是日渐变浓的乡愁。

人到暮年，垂暮时段的记忆反比当下发生的事儿清楚。记得童年时老家外院有许多果树，成熟最早的是樱桃，香味最烈的却是杏子。至于深秋犹在枝头晒太阳的软梨梨，往往成了对冬日热炕的回忆。

上中学后要住校，走上社会后从宿舍搬到购置的新房，此后几乎所有时间都安排在自己的小家里，偶尔回老家便成了探亲。也许是有妈妈的呵护，外边受了气，探亲总能找到安慰。回到家，与妈妈陈芝麻烂谷子的夜话是铺垫，第二天早上，朦朦胧胧中听到扫帚划着院子，划着巷道，一阵阵熟悉而轻柔的声音从低掩着的门窗外传来，这哪里是扫帚划地声，分明是催眠之曲，是家的声音。柔柔地轻拂着渐缓下来的神经，越发感到晨睡的香甜糯来。

要是麦收前后回老家，家里的活儿就等到下午去干，这清晨的懒觉是不能少的，要赖上好一阵子。好几次，静静的小村，犬吠鸡鸣远远飘荡起伏，这是另一种催眠曲，唤醒我的却是甜甜的杏子软香。我开始寻思，昨晚要么下雨了，要么刮风了，压弯了枝条的杏子正熟，香气四溢，晓风中跌落草丛，妈妈捡来装在小竹篮中，放在我的枕边。我伸伸懒腰，舒心地叹息：这是家的味道啊！几日后，回到工作的地方，同事们笑我身上还带着炕味，我心想这炕味，其中有许多都是家的味道。

老家果园里有几株樱桃，老品种，结果繁茂，只是果粒小，如成人食指头一般，味道微酸甜甜，很是好吃。每次想摘一些带给城里的亲友，摘半天，却只摘半小碗。但不管农活怎样繁忙，樱桃季节返回时，总有一个大大的铝饭盒装入我的行囊，里面全是红白相间、色润如玉的樱桃。

随着岁月流逝，一切都已消散，仿佛过眼云烟。阳光入院，飘散得不剩一丝一缕，只有无尽的回忆，伴着我奔走在茫茫人海之中。

◇马春芳

金露梅的姿态

我们执着地追求梦想，努力地活在实现目标的路上，每个生命都在长途跋涉，以各自的方式耗尽心血，只为在烟火人间活出几分体面。

可时光偏如指间漏走的沙，来不及细赏朝阳初绽的绯红，来不及轻嗅阳光漫过窗台的暖香，更来不及牵住爱人的手，在夕阳黄昏里慢慢踱成剪影。那句“我爱你”总在喉头滚成酸涩，被柴米油盐磨成了日常的碎屑。曾经眼眸亮如星子的少女，还没等舒展完最蓬勃的枝丫，没等把脊梁挺得足够坚硬，就已匆匆掠过生命的懵懂。来不及对挚爱倾尽藏了半生的温柔，来不及与挚友在黄昏里相拥着数归雁南飞，来不及把分别的怅惘与重逢的雀跃兑换，转眼白发已悄悄爬上鬓角。

那个曾腹有诗书、志在青云却未竟其志的自己，那个怀揣滚烫梦想、如风般洒脱、如云般柔情的姑娘，那个既热烈豪迈又藏着万般柔情的身影，如今已隔了万水千山，模糊在记忆的雾霭里。我曾在料峭寒风中，遇见街角华亭下一朵枯萎的玫瑰。它在风里如我一般萧瑟，花瓣虽已蜷成干硬的褶皱，却仍有幽芳丝丝缕缕漫出来——分不清是枝枝残存的余韵，还是枯叶在暮色里洒出的微光。生命多奇妙，花谢了，再不见一树灼灼繁华，可你仍能在心底描摹它盛放时的灼目，想象它曾如何在骤雨狂风里昂然挺立。

人为何总活得这样仓皇？是不懂驻足欣赏一朵玫瑰的绽放，还是被日子推着身不由己？抑或是在奔波里弄丢了发现美的眼睛与跃动的激情？偏要等花容失色、芳华褪尽，才惊觉那份鲜活有多珍贵。

女人的花期太短：十几岁时困于清贫，无力为青春装点；成家后被烟火捆绑，无暇顾盼镜中的自己；等终于有了从容的底气，时光已在眼角刻下细密的纹路。为了生活，我们常常忘了，自己也需要被岁月温柔以待。可那句“花落有时，人无再少年”，原是在教我们与流逝的光阴和解，而非与平庸的自己妥协。

年轻是种燃烧的姿态：有使不完的劲，敢向着未知的迷雾纵身跃入，敢为一场远行割舍一段缠绵的爱恋，敢抛下世俗的评判只做纯粹的自己，敢为友谊背下黑锅，敢为一个小小的承诺，付出惨痛代价，忍着孤独，忍着贫穷，依然有仰望星空的勇气。那时觉得天地广阔，能做的事太多，反而在选择里茫然；但对未来，心里总揣着一团不熄的火。如今这团火渐渐弱了，常觉心口空落，少了一往无前的孤勇。低头走过喧嚣的集市与幽深的小巷，背影在人海里轻得像一声叹息，不知谁会留意这份藏在眼底的忧伤。唯有仰望夜空繁星时，心才会落进繁华尽处那片深邃的孤独里。

直到那日，我站在积石雄关下。暮色初合时，一轮明月恰好悬于峡口，山影如黛，月色如纱，将奔涌的黄河锁成一汪沉静的银辉——这便是“积石锁月”的奇景。月光漫过红石嶙峋的山壁，漫过静安堡的残垣，也漫过积石山脉坡地上成片的金露梅。那些细碎的黄花正迎着晚风绽放，顶着高原的寒凉，把根须深扎进贫瘠的土壤，却努力绽放如金色的火炬，用一簇簇亮黄宣告着生命的倔强。

就在那一瞬间，积石锁月的清辉与金露梅的璀璨撞进眼底，击飞满心的荒芜，思想如被惊雷劈开——人生原是这样短促，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而人在天地间，不过是一粒微尘。我们总渴望活得光鲜亮丽，活得耀眼体面，可这渺小的躯壳，如何能对抗时光的洪流？

暗夜里，我终于看清答案：唯有让灵魂攀上高处，让思想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就像金露梅在高原上从不怨怒土壤的贫瘠，只向着阳光拼命生长；就像黄河水从不畏惧峡谷的险峻，只向着远方奔涌不息。我曾怕自己变成那朵枯萎的玫瑰，被遗忘在时光的角落，连爱过的人都记不起我的芬芳馥郁。可此刻忽然懂得，岁月更迭中，生命的责任从不是固守平庸，而是如金露梅般，在任何境遇里都保持绽放的勇气；是如黄河水般，向着时代的浪潮激流勇进。哪怕终将枯谢，也要在黄昏里散一缕独有的芬芳，给后来者以希望。

人比花多了思想，便该让这思想化作一束光，既照亮自己前行的路，也温暖与我同行的人。看那窗外的雪，在暗夜里静静覆盖大地，用一片洁白守护着深埋的梦想。我便想做这样的人：如阳光般炽热，如金露梅般坚韧，让每个遇见我的人，都能触到生命的温度。往后无论境遇如何，总要想积石锁月般，在苍茫天地间守住自己的清辉；像金露梅般，在风雨里始终保持绽放的姿态。这大抵就是“繁花尽处数风流”——是思想的锋芒，是灵魂的高度，是生命在时代长河里，与浪潮同奔的璀璨。